

第二轮修改

编辑部专家意见:

意见 1: 请作者根据审稿人的意见修改，并请中级职称以上的同行进行挑剔性阅读，提升文字质量和行文规范。

回应 1: 感谢编辑部专家的意见。根据审稿专家提出的意见，我们对原稿件进行了逐条修改和回应。按照编辑部专家的要求，我们邀请了同行对修改后的稿件进行了挑剔性阅读并修改。修改部分已用绿色字体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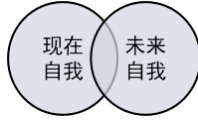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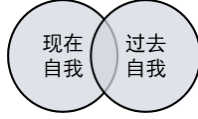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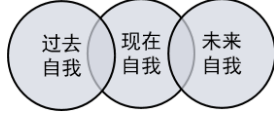
审稿人意见:

作者针对此前的审稿意见回复较为充实，稿件质量也有较大提升，但是目前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意见 1: 作为一篇理论文章，兼具综述性质。本文的第一部分开始引入了较多的概念，但是对于初涉这一领域的读者而言，存在较大的阅读难度，建议以表格加图片形式呈现，以：过去自我、现在自我、未来自我三者的关系为依据，展示其差异。

回应 1: 感谢审稿专家的详细意见。修改后的文稿在第一部分增加了“表 1 不同时间朝向的自我连续性比较”，在表格中嵌入了描绘过去自我、现在自我、未来自我三者关系的示意图，并简介了 FSC 和 PSC 影响经济行为的表现。新增部分见表 1。

表 1 不同时间朝向的自我连续性比较

类别	关系描述	概念模型	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未来自我连续性	现在自我与未来自我的连续和一致性		降低延迟折扣率，增加实用品偏好，减少财务风险承担等
过去自我连续性	现在自我与过去自我的连续和一致性		加剧沉没成本效应，增加与过去自我有关的消费品偏好等
整体自我连续性	现在自我、过去自我与未来自我的连续和一致性		/

意见 2: 现在稿件中存在一些过渡和逻辑不连贯的地方，希望能够继续完善。本文作为一个理论性、综述性文章，有事例、有证据，但是综述性和理论性不够，逻辑和条例依然欠缺，希望重新审读逻辑。

回应 2: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本轮修改对稿件的整体逻辑和叙述条理进行了检查和梳理，新稿件充实了对事例和证据的讨论，以增强综述性和理论性，并在段落和语句结构上有多处改动，修改部分已用绿色字体标出，举例如下：

(1) 新增“2.2 自我连续性模型与多重自我模型”小节。上版稿件对多重自我模型的介绍划分在“自我连续性概念和特征”之下，修改后将自我连续性和多重自我模型的辨析单独作为一小节，并加强对两者区别的总结讨论。(2) 重新组织“3 自我连续性影响经济行为的表现”叙述逻辑。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将第三部分划分为四个段落进行分别介绍和总结讨论。(3) 梳理充实“收益共用账户模型与共用账户模型的辨析”部分。介绍已有模型的假设和存在的问题，并根据研究证据讨论“收益共用账户模型”的优势。(4) 优化章节划分，将“收益共用账户模型的构建和解释”单列为一节。修改之处已在新稿件中用绿色字体标出。

意见 3: 本文所提的模型辨析，深度还不够，而且似乎对经典著作的阅读也有欠缺，两个案例如下：在上一轮审稿意见中，我提及多自我理论，这一理论最早应当是以 Ted O'Donoghue、Matthew Rabin、Drew Fudenberg 等学者提及的，建议作者重新阅读本文的理论辨析部分，检查原始文献并审核。

回应 3: 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审读和专业意见。根据审稿专家的要求，我们重新检查和审核了稿件中理论辨析部分的原始文献。上一版稿件中对多重自我模型的辨析主要引用了阿不来提江等人（2015）的总结性评论。经审稿专家的提醒，我们对原始文献进行了检查。该模型源于经济学研究中对延迟折扣发生原因的解释，一些研究者将跨期选择中的延迟折扣现象解释为“短视自我（myopic self）”和“远见自我 farsighted self”冲突的结果（Ainslie & Haslam 1992; Schelling 1984; Winston, 1980），不同模型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对两种自我冲突的机制解释不同。后来，Frederick、Loewenstein 和 O'donoghue（2002）将这些模型统称为多重自我模型（Multiple-Self Model）。另外，Fudenberg 和 Levine 在 2006 年发表的“A Dual Self Model of Impulse Control”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双重自我模型（Dual Self Model），能够较好解释双曲线贴现模型和 Rabin（2000）提出的风险规避悖论，但其基本思想还是强调“短视自我”和“远见自我”的冲突。根据原始文献，我们对原稿件进行了修改，添加了支撑论点（即自

我连续性模型与多重自我模型的发展脉络有清晰差别，两模型的核心观点也存在差异)的原始文献并规范引用，增强理论辨析深度。修改后的内容见“2.2 自我连续性模型与多重自我模型”部分：

与自我连续性模型类似，多重自我模型 (Multiple-Self Model) 也是从时间维度建构的自我理论，后者将延迟折扣现象视为“短视自我”和“远见自我”冲突的结果 (Frederick et al., 2002)。传统的经济学模型难以解释为何人们总在高价值的延迟满足和低价值的即时满足中选择后者。Fudenberg 和 Levine (2006) 认为，这种矛盾源于个体内部存在两个不同的“自我”在决策中动态博弈。例如，当遇到自我控制成本过高的决策情景，远见自我可能选择“暂时不作为” (例如拖延)，以避免立即对抗短视自我带来的成本，这个时候短视自我将“劫持”控制权，导致行为偏离长期计划 (O'Donoghue & Rabin, 1999, 2001)。

自我连续性模型和多重自我模型都涉及对经济决策的分析，而且两者都与个体如何感知自我在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和变化相关，但他们的核心观点有较大差异 (阿不来提江等, 2015)。首先，多重自我模型将行为偏差归因于内在自我分裂，为行为结果设定了不同的解释因素 (两个相互冲突的自我)，忽视了自我的内在统一性。而自我连续性模型强调自我在时间维度上的连续和统一，有关的研究大多关注时间维度上不同自我的联结 (如提升未来自我生动性、相似性和积极性) 对行为倾向的积极影响 (Gao et al., 2024)。然后，在多重自我模型的框架下，两个自我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而人类对当下收益的偏好仿佛是一种“必然”的宿命，因此难以依赖该模型分析或干预“不同自我间的关系”影响行为的心理过程。相比之下，在自我连续性模型中，现在与未来自我间的连续性水平是可控的。在面对延迟折扣问题时，研究者们不仅关心 SC 的个体差异或不同激活水平对延迟折扣率的预测效果，而且积极寻求有效的干预策略来影响这一过程 (Sedikides et al., 2023)。

参考文献：

- Ainslie, G., & Haslam, N. (1992). Hyperbolic discounting. In G. Loewenstein & J. Elster (Eds.), *Choice over time* (pp. 57–92).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Frederick, S., Loewenstein, G., & O'donoghue, T. (2002). Time discounting and time preference: A critical review.
- Fudenberg, D., & Levine, D. K. (2006). A dual-self model of impulse contro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5), 1449–1476.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0(2), 351–401.
- Rabin, M., (2000). Risk aversion and expected-utility theory: A calibration theorem. *Econometrica*, 1281–1292.
- Schelling, T. C. (1984). Self-command in practice, in policy, and in a 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2), 1–11.
- Winston, G. C. (1980). Addiction and backsliding: A theory of compulsive consump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4), 295–324.

意见 4: 作者在现在版本中提到“早在 1891 年，心理学家 James 在对自我进行区分时，就探讨了时间与自我的关系。他认为自我具有时间性，个体对过去和现在的记忆联系，既构成了作为思考者和因果主体的主我感受的基础，也是客我的内容基础，其中主我统一了过去和现在的经验”，似乎是对 Sedikides 等人 2023 年发表在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上的工作的直译（原文：“Naturally, the first psychologist to muse on self-continuity was James [1950 (1890)] in his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I” (self as knower, subject, or executive) and the “Me” (self as object of knowledge or self-concept). The self, James opined, is situated in time. The memorial link between one's past and present is the foundation both of the subjective sense of the self as thinker and causal agent (I) and of the concrete content assigned to the self (Me). The I unifies past and present experience.”）而且 experience 一词如何翻译，是翻译为“经验”好，还是翻译为“体验”更好？是否体验一词更符合心理学的定位？

回应 4: 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审读和专业意见。修改后的稿件对此处的引用进行了调整以符合规范，并将“experience”的翻译替换为了“体验”，以符合心理学的用语习惯。

早在 1891 年，心理学家 James 在对自我进行区分时，就探讨了时间与自我的关系（James, 1891）。Sedikides 等人（2023）将 James 的观点概括为“自我具有时间性，个体对过去和现在的记忆联系，既构成了作为思考者和因果主体的主我感受的基础，也是客我的内容基础，其中主我统一了过去和现在的体验”。

意见 5: 对于经济行为的影响综述还不够完善：SC 影响经济行为的表现中提到：“FSC 能够促进经济行为中的理性决策”，但是在后文中又提到降低了延迟折扣率、促进了未来取向的消费。首先第一个问题：这些决策是“非理性”的吗，怎么定义理性这个词语？如果不用理性一词，能否将其框定为：同 FSC 方向一致的决策，或者是“长期导向”的决策？建议这一块重新梳理，建议分为两个段落，分别阐述：FSC 对未来收益的影响和 FSC 对未来风险的影响，先阐述观点，再列举事例。要增加综述的评述性，对其进行总结，目前这一版稿件的总结性还不强。

回应 5: 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审阅和详细意见。修改后的稿件将理性决策替换为“长期导向”的决策，并重新梳理了这一部分，分两个段落阐述 FSC 对未来收益的影响和 FSC 对未来风险的影响。修改后的稿件增加了对示例的评述和总结。

研究表明，FSC 能够促进长期导向的经济行为，主要体现在对未来收益的偏好和未来风

险的规避两个方面。在收益方面，FSC 通过增强个体对长期利益的具象化表征，显著降低延迟折扣率并促进跨期决策中的延迟收益偏好（Sims et al., 2020）；在面对非计划的消费情景时，FSC 高的消费者对实用品的购买意愿更高（刘红艳，张丽娟，2022）；抽象型的信息表述框架下，FSC 能够促进订阅型知识付费意愿（张洁梅，王昊，2024）。由此看来，FSC 对未来收益偏好的促进作用已有很多证据。但是，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 FSC 对决策的影响效果，较少讨论长期收益偏好被诱发的心理过程。一些研究者认为，当面对现在和未来收益的权衡，增强 FSC 可能提升了后者的主观价值，从而引起决策者的关注（刘红艳，张丽娟，2022; Ersner-Hershfield et al., 2009; Sedikides et al., 2023）。而 FSC 作为整体且抽象的自我认知特征，如何在具体经济决策情景中影响对未来收益的价值评估，目前尚不清楚（Sedikides et al., 2023）。

FSC 还能预测人们对未来的风险规避倾向。从个体角度来看，目光长远的人更可能提前为未来做准备，而目光短浅者只顾当下享乐，更少地为未来投资（阿不来提江等，2015）。通过实验操纵提升现在自我与未来自我之间的相似性，能显著增加人们的储蓄意愿和储蓄行为（Christensen et al., 2024），对未来自我生动性的操纵发现了类似结果（Kausel et al., 2024）；FSC 能驱动预防性的储蓄（杨文静等，2023）；高 FSC 个体对高风险资产的配置意愿较低，倾向于选择保险与国债等稳健型理财产品（王琳等，2024; Quinten et al., 2020）。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当现在自我与未来自我联系紧密时，人们希望尽量减少未来的风险，在此过程中，FSC 可能增强了个体对未来自我需要承担的后果的思考。人们进行风险决策时存在着主体间的决策偏差，而通过操纵提醒 FSC 诱发的未来场景线索会使未来自我变得生动和具体，并引发对未来的期望或担忧（Sedikides et al., 2023）。以往研究发现，相比于为自己决策，人们在预期他人或为他人做决策时可能更冒险，原因是当决策结果需要自我承担时，更可能诱发个体对负面后果的厌恶情绪（刘永芳等，2010；徐惊蛰，谢晓非，2011）。由此看来，对未来自我的期望或担忧可能作为一种动力，促使个体在经济行为中更加关注未来的风险。

意见 6: 同理，在 PSC 对经济行为的影响里面，现在这一般着重阐释了消费决策。建议同 FSC 部分保持一致，拓展沉没成本的部分。

回应 6: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参照前一部分，修改后的稿件分两个段落分别阐述了 PSC 沉没成本效应和消费决策的影响，并拓展了沉没成本的部分：

与 FSC 的研究发现不同，在面临决策方案的价值权衡时，高水平的 PSC 有时会带来负

面后果。沉没成本效应（Sunk Cost Effects）指的是个体在投入不可恢复的资源后，即使效益不佳，也还是会倾向坚持原有的行为方案（相鹏等，2017）。研究发现 PSC 的提升会使个体更重视过去的投入，降低人们改变行动策略的倾向，导致沉没成本效应的加剧，并且这一效应与沉没成本本身的大小无关（Ersner-Hershfield et al., 2009; Schanbacher et al., 2021）。Schanbacher 等人(2021)认为，沉没成本效应的产生是因为人们过于看重过去付出的成本，当决策者还没有从过去的投入（沉没成本）中获得任何回报时，低水平的 PSC 可能会导致“支付”与“消费”的脱钩。具体来说，当现在自我与过去自我的联系更少时，过去的投入与其对应回报间的联系也会减少，因此降低对过去投入的重视程度。从情感体验视角来看，当需要放弃过去的投入时，个体由于对过去行为的责任感，会产生负面情绪（如遗憾、内疚、浪费感）。PSC 的提升使过去投入变得更加生动和具体，放弃这些投入将伴随更强烈的负面情绪，因此也表现出更为严重的沉没成本效应。

PSC 还会影响与过去自我有关的消费偏好，这可能与回忆过去自我时激活的情绪体验有关（Jiang et al., 2024; Ju et al., 2016）。Ju 等人（2016）通过怀旧广告来提升 PSC，发现人民对与过去自我有关的商品表现出更强的购买意愿，在这一过程中，PSC 可能增强了消费者对过去相关商品的记忆和情感认同。新近的研究也发现（Kim et al., 2023），将餐厅营造出怀旧的氛围对于提高顾客忠诚度的效果非常明显。从已有的证据来看，回忆勾起的怀旧体验让过去自我的形象变得更加生动具体，从而增加了现在自我与过去自我的联系。在面临消费选择时，PSC 高的消费者更有可能受到过去经验和情感的显著影响，也更偏爱那些能够激发他们关于过去的回忆、情感或社会身份认同的商品或服务。需要指出的是，PSC 的提升也可能诱发与过去自我有关的负面情绪，而此时与过去自我关联性强的消费品或许不会被优先考虑（比如人们可能不太愿意购买那些与过去痛苦记忆有关的商品），未来应探究和验证情感效价在 PSC 对消费偏好影响过程中的作用。

意见 7: 模型辨析还欠缺：模型辨析上，“经济行为中的收益形式是多样的，人们在考虑决策收益时也不一定会将其先转化为具体的资金数额。”这一段落我不理解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以经济决策为研究背景的情况下，不同商品的决策都是以效用为核心的，选择效用较高的商品来购买进而实现效用最大化。实用性商品和享乐型商品的消费决策的转变说明了什么？是否证明了 SC 在其中的作用，SC 的作用没讲清楚。

回应 7: 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审阅和具体意见。上一版稿件对此处的描述是为了论证本文提

出的“收益共用账户模型”与 Schanbacher (2024) 提出的共用账户模型的区别。后者将现期收入和未来收入被视为消费需要考虑的“本钱”，是一种“量入为出”的决策动因假设。而本文提出的收益共用账户模型将现在与未来的“收益”看作相互联结的心理账户，SC 的提升作用是“提醒”决策者综合考虑效用，可以看作是一种“量效为出”的假设。SC 促进决策者对实用品的购买意愿，可能是由于 FSC 的提升通过促进现在和未来收益账户的合并激活了决策者对长期效用的关注，符合本文提出的收益共用账户模型。相比之下，先前模型难以对此进行合理解释。修改后的稿件对此部分进行了重新整理，增强理论辨析深度，明确指出 SC 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收益共用账户模型与 Schanbacher (2024) 提出的共用账户模型并非指向同类心理账户。后者提到的“收入账户”源于经济学中的行为生命周期假说，将现期收入和未来收入被视为消费需要考虑的“本钱”，其中现期收入最可能被用来消费，而未来收入在当前消费中被考虑使用的优先级最低 (Shefrin & Thaler, 1988)。这是一种“量入为出”的决策动因假设：在该模型中，FSC 通过促进现期收入和未来收入账户的合并，增加了作为决策判断的资金总量，进而作用于决策倾向（如调整当前的支出策略）。然而问题在于，将未来的收入视为当前的决策资源，有可能导致一些优先满足当下但不利于长期收益的结果，而这与 FSC 促进长期收益偏好的研究证据并不相符。比如，将未来工资视为可即时支配的收入，消费倾向会突破当期收入的限制，有可能增加超前消费的可能，甚至导致非理性的透支行为。相比之下，收益共用账户模型将现在与未来的“收益”看作相互联结的心理账户，SC 的作用在于“提醒”决策者综合考虑当下和未来的收益。比如，享乐型商品和实用型商品分别代表短期即时享乐和长期效用，在价格吸引力没有明显差异的前提下，高水平 FSC 的个体对后者的购买意愿更强 (刘红艳, 张丽娟, 2022)。根据收益共用账户模型，FSC 的提升通过促进现在和未来收益账户的合并，激活了决策者对长期效用的关注，上述例子中消费者对实用品的偏好现象符合模型假设。

意见 8: 引入了“人际间的联合账户研究”，本文与人际间联系账户没有关联。因此这一领域的发现不能支持本文内容。

回应 8: 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阅读和专业意见。修改后的稿件中删去了关于“人际间的联合账户研究”的讨论，从 SC 影响实用品购买意愿为切入点，介绍收益共用账户模型与其他理论的不同之处及其在实证层面的区别。

意见 9: mental accounting 通常译为心理账户，而非心理记账。希望作者对全文的英文翻译进行重新检查。

回应 9: 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阅读和专业意见。修改后的稿件已将此处翻译替换为“心理账户”。国内研究通常将 Mental Accounting 和 Mental Account 都译为心理账户，但两者的概念内涵并不相同。其中前者是在宏观层面解释其认知机制与行为影响的系统性理论，而后者是心理账户理论中微观层面的具体分类单元。上一版稿件中将其翻译为“心理记账”，目的是突出其描述个体如何通过认知操作（如分类、评估、预算）管理财务活动的过程。经审稿专家提醒，我们意识到“心理记账”的翻译不够贴切，并且相比“心理账户”可能造成更多误解，修改后的稿件将此处替换为“心理账户”。根据审稿专家的要求，我们对包括英文摘要的全文英文翻译进行了重新检查和修改。

意见 10: 在第一轮审稿意见中，我提到：“希望作者补充：这一理论和其他理论的不同之处以及这一理论是否能在实证层面同其他理论有所区别。”，尽管作者目前这一层面上做了一些“基于实验设计”的实证设计，但是作者能够提供更多的实证层面区分不同理论的现象。例如心理账户理论的一个重要支撑是，其通过类似“A.假设你已决定去听一场音乐会,且买了张 1200 元的门票。来到音乐厅,发现票丢了。你是否愿意再花 1200 元买张门票?B.假设已决定去听一场音乐会,门票是 1200 元,但还没买票。你来到音乐厅,却发现丢了 1200 元,你是否愿意再花 1200 元买一张门票?”的问题，发现了生命周期理论的缺陷。本文的理论和此前理论的可实证性的理论差异是什么？如果遵循此前理论，效应的方向是什么，而如果遵循本文理论，效应的方向是什么？但是这一问题较为困难，作者不一定需要在本次审稿回复意见中回复，但是应当是一个较为重要的思考方向。

回应 10: 衷心感谢审稿专家的详细意见和指导。如审稿专家所言，精准区分本文的理论和此前理论的可实证性的理论差异并非易事。专家提到的心理账户理论与经典生命周期假说，其根源树立在“有限理性人”和“完全理性人”这两种对立的人性假设之上，两个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互斥的。一方面，对人性判断的上位思想为它们划定了不同的方向和框架，另一方面，实证层面证据通常也只能支持其中一个而拒绝另一个。相比之下，本文提出的模型基于对已有理论和研究证据的总结，目的是整合分析以往研究者们提出的较为松散、具体的“SC 影响经济行为”机制解释，建构一个较为综合、全面的理论模型。比如，“心理脱联模型”能较好解释 PSC 与沉没成本效应的关系，不能解释 FSC 对延迟折扣的影响，Schanbacher

(2024) 提出的共用账户模型能够解释 FSC 对支出策略的影响，但不能解释为什么 FSC 能够促进实用品的偏好。本文提出的模型建立在以往模型之上，目的是对上述这些现象进行较为统一的解释，但与旧有模型或理论并不完全对立。

我们衷心感谢审稿专家提醒的关于增强理论区分度的深刻洞见，并将探究新模型与以往理论可实证性差异作为重要的思考方向。本次修改对收益共用账户模型与 Schanbacher (2024) 提出的共用账户模型间的区别进行了进一步解释和举例。按照共用账户模型的解释，FSC 是通过促进现期收入和未来收入账户的合并，增加了作为决策判断的资金总量，进而促进调整当前的支出策略。然而问题在于，将未来的收入视为当前的决策资源，有可能导致一些优先满足当下但不利于长期收益的结果，而这与 FSC 促进长期收益偏好的研究证据并不相符。而收益共用账户模型能较好解释上述现象，模型认为 SC 的作用在于“提醒”决策者综合考虑当下和未来的收益，通过促进现在和未来收益账户的合并，激活了决策者对长期效用的关注。由此看来本文提出的模型有希望拓展先前模型的解释范围。具体修改内容已在“5 收益共用账户模型的构建和解释”部分用绿色字体标出。

再次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审读、专业意见和耐心指导！

第一轮修改

审稿人 1 意见：

本文提出了“收益共用账户模型”，创新性的把现有相关 FSC 和 PSC 两部分的理论进行了综合，较全面地解释了自我连续性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应用价值。建议可能的话，对如下问题做进一步的理论解释：

意见 1： 损失情境。收益与损失是经济决策中常面对的问题，是否本模型也可以解释损失情境中 SC 对经济决策的影响及机制。

回应 1： 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和专业意见。相对于收益情境，人类在面临损失时通常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因此有必要讨论收益共用账户模型在损失情境下的适用性问题。目前 FSC 对经济行为影响的研究证据主要集中在收益情景，本文提出的“收益共用账户模型”也是对 SC 影响经济行为中收益权衡过程的机制分析。由于人们对收益与损失的加工特点及相应决策情境下的行为表现特点有明显不同，对损失情境下的分析需要在考虑更多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拓展甚至重构原模型。具体说明如下：

收益与损失是一组相对概念，Thaler 就曾用收益与损失的对应关系描述决策中的心理记账过程（李爱梅，凌文轻，2009; Thaler, 1999）。他认为人们在进行各个账户的心理运算时，是对各种选择的损失—获益进行估价，这也被称作“得与失的构架”。在这一构架中，对任一决策方案的选择意味着从“此”方案获取价值，并接受“彼”方案的损失。比如，在延迟折扣任务中，选择现在小的获益意味着接受对未来的更大损失。相比于“得与失”的构架，本文提出的收益账户共用模型采用的是“得与得的构架”，这是因为，模型的基本假设是收益账户间存在相互联结甚至合并的关系（尤其是在自我连续性的作用下），而一次决策行动不可能在单个心理账户中同时造成收益和损失，因此将决策权衡看作收益间的比较更符合模型建构思路。

类比收益共用账户模型，损失情景下的经济决策似乎可以用“失与失的构架”建构一个“损失共用账户模型”：即自我连续性促进损失账户间的合并，而决策者在账户联结的基础上对两项损失进行价值权衡。但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对损失与收益的认知加工模式并不一致，两情境下的行为反应特点也有较大差异。比如，大量研究已经证实，相对于收益，人们对损失的感知更加敏感，而且即使是相同决策任务，不同描述方式也会影响决策者对备择选项的表征，从而影响其决策偏好。在时间维度上建构损失的共用账户模型可能需要考虑备择方案本身的各项特征与自我连续性、账户间合并水平的交互影响。

修改后的文章在“5 总结与展望”部分对该问题进行了简要说明：

未来的研究还应探究收益共用账户模型在损失情境下的适用性问题。收益与损失是一组相对概念，相对于收益情境，人类在面临损失时通常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类比收益共

用账户模型，损失情景下的经济决策似乎可以建构一个“损失共用账户模型”：即 SC 通过促进损失账户间的合并影响决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对损失与收益的认知加工模式并不一致，两情境下的行为反应特点有较大差异（李斌等，2024）。比如，相对于收益，人们对损失的感知更加敏感，甚至即使是相同决策任务，不同描述方式也会影响决策者对备择选项的表征，从而影响其决策偏好（沈雨田等，2024）。因此，在时间维度上建构损失的共用账户模型可能需要考虑备择选项本身的各项特征 SC 的交互作用。

参考文献：

Thaler, R. H. (1999). Mental accounting matters.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12(3), 183–206.

李爱梅, 凌文铨. (2007). 心理账户：理论与应用启示. *心理科学进展*, (5), 727–734.

意见 2：过去与未来的连续性问题。本文强调“SC 对不同收益账户合并或分离的影响，不是通过打破心理账户之间的边界来实现的，而是影响了不同时间标签收益账户的主体（过去自我、现在自我和未来自我）间的联系”。“时间”是自我连续性问题存在的基础，过去-现在-未来存在着连续性，过去自我、现在自我和未来自我也是一个连续体。除了存在“过去自我与现在自我”和“现在自我与未来自我”两种连续性，还存在着“过去自我与未来自我”的连续性，甚至于不同未来时间点间的自我连续性，这些 SC 与经济行为的关系是否也可以加以解释。

回应 2：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专家提到不同具体时点，尤其是过去与未来时点的自我连续感在模型中的解释。这需要从“自我连续性的特征”和“整体自我连续性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两个部分回应。

首先，正如审稿专家提到的，“时间”是自我连续性问题存在的基础，自我在具体时点间存在着连续性的感知或判断，这种对具体事实的连续感可能诱发状态性的自我连续性，并不完全对等于本文提出的自我连续性的概念。修改后的文稿在“**2 SC 的概念和特征**”部分补充了自我连续性的概念和特征介绍，对该问题进行了说明：

在一段时期内，个体的 SC 水平较为稳定，但也可能被状态性地启动。支持还原论的研究者们将个体对 SC 的感知拆解为具体的内容，他们认为，对事实的感受或判断是自我的核心特征，相对分散和不断变化的自我相关事实的记忆赋予自我重要意义，而 SC 依赖这些事实之间的联系（Parfit, 1971）。因此，对自我相关的事实记忆是 SC 的关键和基石。也就是说，SC 是由内外部信息引起的唤醒状态，当过去记忆或以此为基础的未来想象加工时，个体才会诱发 SC。而另外一些研究者认为，对 SC 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对具体事实的连续感抽象后的整体感受，而非具体事实本身（Johnston, 1997; 也见 Lewis, 1976）。人们有能力将自

我相关的事实联系起来，是因为它们已经在更高的抽象水平上收敛。换句话说，SC 不一定依赖于具体的自我相关的事件信息，个体感知当前自我概念的过去或未来版本间的联系是相对无意识的。例如，人们通常能够迅速且毫不费力地做出 SC 的判断，而通过提取具体的记忆内容来判断过去自我与现在自我，或推断现在自我与未来自我的连续性，则需要更复杂的认知加工（Sedikides et al., 2023）。Johnston 等人的观点肯定了 SC 的稳定性特征，即使没有内外部刺激下的特定信息加工，SC 也时刻影响着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目前的研究大多承认 SC 兼具稳定性和可操纵性的特征（刘云芝等，2018; Sedikides et al., 2023），因此对 SC 的测量需要尽量控制内外部环境刺激，而操纵取向的研究也要格外注意被操作对象的 SC 基线水平。

然后，过去自我到未来自我之间包含着现在自我，过去未来时点间的具体连续感可能诱发整体自我连续性。然而，目前对自我连续性影响经济决策的研究主要关注过去自我连续性和未来自我连续性的作用，整体自我连续性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效果还需要更多证据支持。我们预测，整体自我连续性在不同决策场景下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也可能不同，比如，在现在-过去收益权衡的决策场景下，整体自我连续性发挥与过去自我连续性相似的作用，即促进过去账户和现在账户的合并。而在现在-未来的收益权衡情景下又类似于未来自我连续性。修改后的文稿在“5 总结与展望”部分：

未来自我与过去自我的联系也可能促进收益账户间的合并或分离。由于未来自我与过去自我的联系包含着未来自我，因此这种联系可能诱发整体自我连续性（Sedikides et al., 2023）。目前鲜有研究关注整体自我连续性对经济行为的作用效果，我们预测，整体自我连续性在不同决策场景下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可能不同。比如，在现在-过去收益权衡的决策场景下，整体自我连续性可能发挥与 PSC 相似的作用，即促进过去账户和现在账户的合并，而其在现在-未来的收益权衡情景下的表现又可能类似于 FSC。

意见 3: 本文仅是一种模型的构想，是否尝试着对应加入一些可以进一步的验证此模型的研究设计？

回应 3: 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针对本文提出的收益共用账户模型，我们已经设计了系列实证研究并正在推进实验，并对其中的部分研究进行了预注册。囿于篇幅限制，修改后的文稿在“5 总结与展望”部分简介了研究设计的思路。

未来应分别从 SC 的测量和操纵出发验证收益共用账户模型。一方面，观察个体相对稳定的 SC 与收益账户间联结水平及经济行为的关系。基于对 SC 的个体差异、收益账户联结水平和经济行为偏好的评估，FSC 可能促进收益账户间的联结和未来（过去）取向的经济决

策（如延迟折扣率、消费偏好等）。另一方面，通过实验操纵启动 SC，观察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收益账户联结水平和经济行为表现的差异。相比于对照组，操纵提升 FSC 更可能诱发决策者收益账户合并的心理表征，以及促进未来（过去）取向的经济行为。

审稿人 2 意见：

论文作者综述了经典生命周期假说、共用账户模型、心理脱联模型和其他研究证据对自我连续性如何影响多种形式的经济行为的解释，并基于此提出了收益共用账户模型以期综合解释自我连续性对不同类型经济行为的影响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然而，论文在如下几个方面尚存在某些不足之处：

意见 1： 论文第二部分” SC 的功能“似乎与本论文拟综述的核心问题有些偏离，该部分应该可以去掉。

回应 1： 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修改后的文稿去除了此部分。

意见 2： 关于“3 SC 影响经济行为的表现”，作者并未对经济行为进行分类，且该部分对重点领域的重要文献介绍得不全面，经济行为是个内涵和外延都很广的概念，作者仅涉及到风险投资意愿、消费意愿、跨期选择、理性决策等少数几个方面。此外，“3.1 SC 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影响概述”也与“3 SC 影响经济行为的表现”不太相关。

回应 2：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审阅和宝贵意见。经济行为这一概念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按照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分类。而且，受自我连续性影响的具体经济行为形式也是多样的，如消费偏好、财务管理、风险投资等。但是，目前似乎难以提取一个共同的特征对这些行为表现进行归类，这也可能是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或模型解释这类现象心理机制的原因之一。相比于“哪些经济行为受 SC 影响”，本文主要目的是探究在已发现的有关现象中，“SC 是如何影响经济行为的”（这也与文题对应）。因此“SC 影响经济行为的表现”部分是为了通过介绍这些看似散乱的行为现象，整合分析它们反映了怎样的行为倾向，为后文中心理过程的推论和模型建构提供更多信息。我们在“3 SC 影响经济行为的表现”部分进行了简要说明：

SC 对经济行为影响的研究已受到很多研究者的关注，但是，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 FSC 或 PSC 对某一种具体经济行为的预测效果，缺乏综合的理论模型解释其间的作用机制。本文将分别介绍经典生命周期假说、共用账户模型及心理脱联模型的观点。并结合其他

的研究证据，构建整合的收益共用账户模型，以综合解释 SC 作用于经济行为的心理过程。

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重新整理了“**3 SC 影响经济行为的表现**”部分（详见正文蓝色字体部分），尽量补充了对重点领域的重要文献介绍，并去除了“**3.1 SC 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影响概述**”。

该部分新补充的文献如下：

阿不来提江, 刘扬, 朱晓睿, 郑蕊, 梁竹苑, 饶俐琳, 吴斌, 李纾. (2015). 自我对跨期决策的影响——基于个人-集体主义文化视角. *心理科学进展*, 23(11), 1981–1990.

杨文静, 滕飞, 黄喜珊, 李玟, 许小倩. (2023). 基于心理学视角的储蓄影响因素和研究展望. *心理科学*, 46(6), 1417–1424.

张洁梅, 王昊. (2024). 目标框架对订阅型知识付费意愿的影响研究. *科研管理*, 45(2), 200–208.

Jiang, H., Ge, J. and Yao, J. (2024), Effects of brand spokes-characters with personal and historical nostalgia on brand attitude: Evidence from generation Z consumers in Chin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36(1), 185–205.

Ju, I., Kim, J., Chang, M. J., & Bluck, S. (2016). Nostalgic marketing, perceived self-continuity, and consumer decisions. *Management Decision*, 54(8), 2063–2083.

Kim, J.-H., Kim, S., Nosrati, S., & Badu-Baiden, F. (2023). Can nostalgia-themed stimuli predict customer loyalty and con-tinued patron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36(7), 2385–2405.

Tsui, A. S. M., & Atance, C. M. (2023). Young children’ s saving and their episodic future thinking.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Development*, 24(3), 438–457.

意见 3: 作者试图提出的”收益共用账户模型“与已有的”共用账户模型“的本质区别在哪里，作者并未进行明确的阐述。

回应 3: 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收益共用账户模型的建构是在对以往理论或模型分析基础上建构的，在形式上与共用账户模型类似，但两者有本质区别，在实证层面也有不同表现。

修改后的文稿在“**4.4 收益共用账户模型的构建和解释**”部分对此进行了明确说明：

需要说明的是，收益共用账户模型中的“账户”内涵与共用账户模型相比有本质区别。后者提到的“收入账户”源于经济学中的行为生命周期假说，该假说将现期收入和未来收入被视为消费需要考虑的“本钱”，其中现期收入最可能被用来消费，而未来收入在当前消费中被考虑使用的优先级最低（Shefrin & Thaler, 1988）。因此在该模型中，FSC 是通过促进现

期收入和未来收入账户的合并，增加了作为决策判断的资金总量，进而作用于决策倾向的。相比之下，本文提出的收益共用账户模型将“决策的获益”看作相互联结的心理账户，收益账户的合并将“提醒”决策者综合考虑不同时间的收益。经济行为中的收益形式是多样的，人们在考虑决策收益时也不一定会将其先转化为具体的资金数额。因此收益共用账户模型在实证层面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比如，享乐型商品和实用型商品都不会带来资金收入（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但 SC 还是会促进消费者对后者的购买意愿（刘红艳，张丽娟，2022），这可能是出于决策者对不同时间收益的综合考虑。尽管尚未发现其它对时间维度上心理合并记账的实证研究，但人际间的联合账户研究表明，账户合并促进了决策者对非资金收益的关注（李世豪等，2024; Cakanlar et al., 2023; Garbinsky & Gladstone, 2019）。比如，与独立账户相比，联合账户会提升夫妻双方的责任感，提升他们对商品实用价值的关注（Garbinsky & Gladstone, 2019）。

意见 4: 论文的参考文献近 5 年的文献所占比重略低。

回应 4: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修改后的稿件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去除了部分章节内容及涉及的文献引用，然后根据论证需要参考了新近的文献并规范引用，修改后的稿件近 5 年参考文献占比超过 50%。新加入的文献已用蓝色字体示意。

审稿人 3 意见:

本文关注自我连续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探索了构建一种新的模式——收益共用账户模型。题材新颖、重点明确，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意见 1: 建议本文补充自我连续性概念的构建和发展脉络，目前作者开篇即给出自我连续性定义，但是这一定义从何处引申出来，是否是经济学中为了解释双曲贴现（Hyperbolic Discounting）而提出的多自我（multi-self）模型的一种自然延续，还是起源于心理学的理论，这一点希望作者补充明确。如果是起源自经济学的文献，那么是否有其他的理论经济学工作讨论过其对经济决策的影响？如果是起源自心理学的文献，那么是如何完成心理学到经济学的概念转换的，因为很多时候心理学概念并不直接等于经济学的概念。

回应 1: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审阅和专业意见。自我连续性理论和多自我模型和都与个体如何感知自己在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和变化相关，关注个体如何在时间上理解自己，尤其是如何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自我。但这两个理论的核心观点和适用场景有较大差异，并

非是一者对另一者的简单延续。修改后的稿件在“2 SC 的概念和特征”部分（第二段）补充了自我连续性概念的构建和发展脉络（详见正文蓝色字体部分），并讨论了 SC 与多自我模型的差异：

与 SC 类似，多重自我模型（Multiple-Self Model）也是从时间维度建构的自我理论，而且两者都与个体如何感知自己在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和变化相关，但他们的核心观点有较大差异。多重自我模型强调不同时间自我的差异，认为个体内部存在多个代表着不同时间点的“自我”，这些“自我”之间在心理上是分离的，比如，该模型将延迟折扣现象解释为不同自我间相互冲突的结果（阿不来提江等，2015）。在这一框架下，人类对当下收益的偏好似乎是一种“必然”的宿命，难以依赖其分析或干预“多重自我”影响行为的心理过程。相比之下，SC 强调自我的连续和统一，即过去、现在自我和未来自我在时间维度上的一致和连接。研究者们相信自我在时间维度的连续和统一可以被环境或内部因素调节，比如，面对延迟折扣问题，研究者更关心 SC 的个体差异或不同激活水平对延迟折扣率的预测效果，并努力寻求有效的干预策略（Sedikides et al., 2023）。

文中提到的自我连续性始终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心理学的概念通常不能直接应用到经济学研究的框架中，原因之一可能是经济学模型的目标通常是预测和解释行为结果，因此关注行为的外部表现及其在资源约束下的最优选择，较少深入心理机制。比如，行为经济学通过将心理学中的情感、认知和行为偏差引入经济学模型，用函数关系来解释人们在决策中的非理性行为。相比之下，收益共用账户模型是一个关注现象发生机制的心理过程模型，模型建构采用的是经济心理学的研究思想，也就是将心理变量引入经济行为的研究，以一种经验态度关注实际的发展，目的是解释经济行为的心理过程因素（鲁直，王锋，2004）。

参考文献：

鲁直，王锋. (2004). 经济心理学：超越与创新. *心理科学*, (6), 1460–1464.

意见 2： 作者的理论构建主要源自心理账户理论及其后续理论，希望作者明确是否有其他理论可以构建起类似“SC 影响经济决策”的连结。基于此，我希望作者明确一点的是“SC 的构建和测量”是基于 priming 而形成的，还是一种长期而且相对稳定的个人特质，如果是 priming 效应的一种，是否说明这可能是一种“显著性理论”或者“有限注意力”而导致的一种下游效应？

回应 2： 感谢审稿专家的专业意见。正如专家在**意见 1**中提到的，多重自我模型（Multiple-Self Model）也与个体如何感知自己在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和变化相关，该模型将延迟折扣

现象解释为不同自我间相互冲突的结果（阿不来提江等，2015），也可以构建起类似“SC 影响经济决策”的连结，但与 SC 的理论观点有较大差异。修改后的稿件在“**2 SC 的概念和特征**”部分（第二段）对其进行了讨论。

对于“SC 的构建和测量”问题，修改后的稿件进行了澄清。目前的研究发现，个体的自我连续性水平是相对稳定的，但同时也可以通过操纵进行状态性的启动。比如，有关未来自我连续性的操作性涵义主要包括从测量出发和从操纵出发两个方面（刘云芝等，2018）。其中从测量出发是将未来自我连续性看作是一种特质或个体差异，主要关注如何对其进行准确测量；从操纵出发是将未来自我连续性看作是一种状态，主要关注如何对其进行有效启动。操纵自我连续性以作用于经济决策似可以从认知资源的角度分析，但不能被认为这种机制是“显著性理论”或者“有限注意力”而导致一种下游效应。修改后的稿件在“**2 SC 的概念和特征**”部分补充了对自我连续性特征的介绍：

在一段时期内，个体的 SC 水平较为稳定，但也可能被状态性地启动。支持还原论的研究者们将个体对 SC 的感知拆解为具体的内容，他们认为，对事实的感受或判断是自我的核心特征，相对分散和不断变化的自我相关事实的记忆赋予自我重要意义，而 SC 依赖这些事实之间的联系（Parfit, 1971）。因此，对自我相关的事实记忆是 SC 的关键和基石。也就是说，SC 是由内外部信息引起的唤醒状态，当过去记忆或以此为基础的未来想象加工时，个体才会诱发 SC。而另外一些研究者认为，对 SC 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对具体事实的连续感抽象后的整体感受，而非具体事实本身（Johnston, 1997; 也见 Lewis, 1976）。人们有能力将自我相关的事实联系起来，是因为它们已经在更高的抽象水平上收敛。换句话说，SC 不一定依赖于具体的自我相关的事件信息，个体感知当前自我概念的过去或未来版本间的联系是相对无意识的。例如，人们通常能够迅速且毫不费力地做出 SC 的判断，而通过提取具体的记忆内容来判断过去自我与现在自我，或推断现在自我与未来自我的连续性，则需要更复杂的认知加工（Sedikides et al., 2023）。Johnston 等人的观点肯定了 SC 的稳定性特征，即使没有内外部刺激下的特定信息加工，SC 也时刻影响着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目前的研究大多承认 SC 兼具稳定性和可操纵性特征（刘云芝等，2018; Sedikides et al., 2023），因此对 SC 的测量需要尽量控制内外部环境刺激，而操纵取向的研究也要格外注意被操作对象的 SC 基线水平。

在“**3.1 FSC 对经济行为的影响**”部分也介绍了包含测量和操纵两种取向的实证研究；“**5 总结和展望**”部分分别提出了两种取向的模型验证思路（详见正文蓝色字体部分）。

参考文献:

阿不来提江, 刘扬, 朱晓睿, 郑蕊, 梁竹苑, 饶俪琳, 吴斌, 李纾. (2015). 自我对跨期决策的影响——基于个人-集体主义文化视角. *心理科学进展*, 23(11), 1981–1990.

刘云芝, 杨紫嫣, 王娱琦, 陈莹, 蔡华俭. (2018). 未来自我连续性及其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心理科学进展*, 26(12), 2161–2169.

意见 3: 作者依据心理账户理论提出了“收益共用账户模型”, 并用一个图提出模型的依据, 但是似乎只是将过去自我连续性和整体自我连续性纳入一个框架, 其理论贡献似乎并不充分, 是一种组合, 但似乎很难证明创新之处。希望作者补充: 这一理论和其他理论的不同之处以及这一理论是否能在实证层面同其他理论有所区别。

意见 5: 作者也提到了, 模型是依据归纳推理得出的, 能否通过一些其他手段来辅助支撑这一理论同其他理论的区别之处, 建议: 明确这一理论的同其他理论的区别之处、找到这一理论的可实证性的预测、检阅文献中是否同这一预测相符合。目前的工作处于理论模型和综述之间的一种状态: 模型是一项猜想和推测, 但是综述性质也没有做好, 希望作者能够改进。

回应 3、5: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审阅和宝贵意见。**问题 3 和问题 5 主要是关于收益共用账户模型与已有模型的区别问题, 因此作合并回应:**

收益共用账户模型的建构是在对以往理论或模型分析基础上建构的, 在形式上与共用账户模型类似, 但两者有本质区别, 在实证层面也有不同表现。修改后的文稿在“**4.4 收益共用账户模型的构建和解释**”部分对此进行了明确说明:

收益共用账户模型中的“账户”内涵与共用账户模型相比有本质区别。后者提到的“收入账户”源于经济学中的行为生命周期假说, 该假说将现期收入和未来收入被视为消费需要考虑的“本钱”, 其中现期收入最可能被用来消费, 而未来收入在当前消费中被考虑使用的优先级最低 (Shefrin & Thaler, 1988)。因此在该模型中, FSC 是通过促进现期收入和未来收入账户的合并, 增加了作为决策判断的资金总量, 进而作用于决策倾向的。相比之下, 本文提出的收益共用账户模型将“决策的获益”看作相互联结的心理账户, 收益账户的合并将“提醒”决策者综合考虑不同时间的收益。经济行为中的收益形式是多样的, 人们在考虑决策收益时也不一定会将其先转化为具体的资金数额。因此收益共用账户模型在实证层面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比如, 享乐型商品和实用型商品都不会带来资金收入 (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 但 SC 还是会促进消费者对后者的购买意愿 (刘红艳, 张丽娟, 2022), 这可能是出于决策者

对不同时间收益的综合考虑。尽管尚未发现其它对时间维度上心理合并记账的实证研究，但人际间的联合账户研究表明，账户的合并促进了决策者对非资金收益的关注（李世豪等，2024; Cakanlar et al., 2023; Garbinsky & Gladstone, 2019）。比如，与独立账户相比，联合账户会提升夫妻双方的责任感，提升他们对商品实用价值的关注（Garbinsky & Gladstone, 2019）。

目前对时间维度上心理合并记账的实证研究证据较少，未来应该通过针对性地设计对模型进行检验，修改后的稿件在“5 总结和展望”部分补充了通过实证研究检验模型的思路和预测：

未来应分别从 SC 的测量和操纵出发验证收益共用账户模型。一方面，观察个体相对稳定的 SC 与收益账户间联结水平及经济行为的关系。基于对 SC 的个体差异、收益账户联结水平和经济行为偏好的评估，FSC 可能促进收益账户间的联结和未来（过去）取向的经济决策（如延迟折扣率、消费偏好等）。另一方面，通过实验操纵启动 SC，观察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收益账户联结水平和经济行为表现的差异。相比于对照组，操纵提升 FSC 更可能诱发决策者收益账户合并的心理表征，以及促进未来（过去）取向的经济行为。

根据专家的意见，修改后的文稿新增了“SC 的概念和特征”部分较详细地介绍了 SC 的概念背景，并根据新近研究丰富了“3 SC 影响经济行为的表现”部分，以加强文献述评。

意见 4: 而且在文献梳理层面对于最近五年的参考文献引用较少，希望作者能对自我连续性对经济决策的影响进行详细些综述，以辅助读者更详细了解这一理论的重要性。

回应 4: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修改后的稿件丰富了“3 SC 影响经济行为的表现”和“4 SC 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机制”（详见正文蓝色字体部分），以辅助读者更详细了解理论重要性。根据修改需要，修改后的稿件增加了 14 条文献并规范引用，目前文稿近五年文献占比超过一半。

新加入的文献如下：

阿不来提江, 刘扬, 朱晓睿, 郑蕊, 梁竹苑, 饶俪琳, 吴斌, 李纾. (2015). 自我对跨期决策的影响——基于个人-集体主义文化视角. *心理科学进展*, 23(11), 1981–1990.

李斌, 林佳琦, 李爱梅. (2024). 年金宣传类型与目标框架对商业年金购买的影响：基于双通道心理账户的视角. *心理科学*, 47 (6), 1400–1409.

李世豪, 张文悦, 符国群. (2024). 刷碗少的人请买花: 夫妻贡献不均与家庭享乐性消费. *心理科学进展*, 32 (8), 1250–1264.

- 沈雨田, 陆泉, 陈静. (2024). 认知视角下的非理性信息行为研究——心理账户理论及其应用. *情报学报*, 43(12), 1483–1494.
- 杨文静, 滕飞, 黄喜珊, 李玟, 许小倩. (2023). 基于心理学视角的储蓄影响因素和研究展望. *心理科学*, 46(6), 1417–1424.
- 张洁梅, 王昊. (2024). 目标框架对订阅型知识付费意愿的影响研究. *科研管理*, 45(2), 200–208.
- Cakanlar, A., Nikolova, H., & Nenkov, G. Y. (2023). I will be green for us: When consumers compensate for their partners' unsustainable behavi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60(1), 110–129.
- Jiang, H., Ge, J. and Yao, J. (2024), Effects of brand spokes-characters with personal and historical nostalgia on brand attitude: Evidence from generation Z consumers in Chin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36(1), 185–205.
- Johnston, M. (1997). Human concerns without superlative selves. In J. Dancy (Ed.), *Reading Parfit* (pp. 149–179). Oxford, UK: Blackwell Press.
- Ju, I., Kim, J., Chang, M. J., & Bluck, S. (2016). Nostalgic marketing, perceived self-continuity, and consumer decisions. *Management Decision*, 54(8), 2063–2083.
- Kim, J.-H., Kim, S., Nosrati, S., & Badu-Baiden, F. (2023). Can nostalgia-themed stimuli predict customer loyalty and con-tinued patron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36(7), 2385–2405.
- Lewis, D. (1976). The paradoxes of time travel.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3(2), 145–152.
- Parfit, D. (1971). Personal identity. *Philosophical Review*, 80(1), 3–27.
- Tsui, A. S. M., & Atance, C. M. (2023). Young children's saving and their episodic future thinking.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Development*, 24(3), 438–457.

再次感谢三位审稿专家的细致审阅和专业意见！